



阅读随笔

走神与专注

——通过小说谈仁科印象

□日青

《通俗小说》乍一眼看成是《低俗小说》，不知仁科是否受昆汀的影响，至少有人说过“就像昆汀的电影一样，你永远猜不到仁科下一秒要说什么”。我看到止庵的推荐后，对仁科出书有些好奇，所以打开了这本《通俗小说》。

应该说，仁科的音乐、小说及言谈行事风格是一致的，现实而又飘逸。乐评人郭小寒评价“五条人”的音乐是“现实生活的搬运工”，许多歌用海丰方言表达，用叙述的方式，记录当地风俗和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。他们的音乐不是来寻找现实生活的答案，而是让它“悬在空中”，等待着时间的反弹。在《十三邀》的节目访谈中，仁科所说的“走神”一词值得关注。他承认理性规则的作用，但在规则之外，还有另一种自由，要“允许我走神”。我想如今小说的呈现，也可以看作是他“走神”的结果。

这位自嘲“农村拓哉”“郭富县城”的乐队主唱，看起来有着土味和市井气，难道他还能搞文学创作、并且得到专业作家的认可？事实证明：他可以。

《通俗小说》共有55个篇章，分成三大部分，每部分用一首诗歌衔接。如果非得找找其中的内在联系，那么这三首诗代表着抒情主体走向越来越广阔而现实的世界。《地球仪》是出发的初心，《夜已晚》是城市生活的浸淫，《一半真情流露，一半靠表演》当然也有前情的延续，最后虚构的触角延伸到了巴西圣保罗。三大部分呈现的内容比较纷杂，篇幅长短不一，有的甚至只有三四句话。略过那些没什么容量的小篇章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值得一读。

故事：沉重与轻盈并存。沉重指的是现实，这种现实是基层的现实，全方位扑面而来。黑压压的“握手楼”、潮湿狭窄的小巷、老鼠蟑螂横行的角落，连同骗子、小偷、流浪歌手等等，构成了城中村的世态人生，主人公常常“穷得像一条狗”，活得像一只蟑螂。作者并不是旁观者，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，他从现实中汲取一手材料，生猛而新鲜。轻盈，指的是人物状态的轻松自在，他们并没有被现实吞噬，不恐惧，不抑郁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什么事情都“管他呢”。作者也习惯于以一种戏谑不羁的方式来表达。比如写“我”第

一次在酒吧弹琴唱歌，太紧张，弹得不好，作者说“歌手嘛，不能太紧张，又不是去偷东西”；又比如“一个落魄的人就应该搭配一个雨天，这是定律来着”；还比如“在昌龙的梦里，那两人继续在聊着那些专业问题。昌龙为了躲避他们，在梦里又睡着了”等等，这样的笔调随处可见。在《卡拉永远OK，爱情瞬间破碎》一文中，仁科借“俊诚”和“何主任”的嘴，批判了那些无聊的文学，“一点都不好玩”。所以，你读仁科的文字，绝对不会闷。哥伦比亚诗人马鲁哈·莫里洛说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“被三次送进医院，因为我笑到缺氧”。

叙述：现实与虚拟相融。小说中的故事有大量的作者经历的影子。仁科原名“许昌锄”，好几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叫“许昌龙”，和仁科一样也卖盗版书，甚至连卖书的地点和手法也和仁科现实中的经历差不多。许多篇小说中的“我”都上过工艺美术学校，进贝壳雕塑厂干活，父亲是厨师，生意失败躲债，母亲是裁缝，“我”干过许多活，后来成为一名音乐人……这些都和仁科的生活轨迹高度重合。有的小说甚至写到“我和茂组成的五条人乐队，经常在各地演出表演”，还把乐队鼓手长江、贝斯手牛河也写了进来。作者还煞有介事地说“提醒大家，这不是一篇纪实文章，我已经开始在写小说了”。这种虚虚实实无处不在，现实与虚构的无缝衔接，使日常生活呈现出了跳脱的诗意美，就像仁科喜欢“在日常中制造极端感觉”，你会觉得他的小说既日常，又夸张。

结构：组合与套嵌搭配。仁科的小说就单篇来讲，有的故事好像是生活的某个截面，故事似乎戛然而止，前后也缺乏照应；但如果你把好几个单篇组合在一起看，故事就呈现出了某种神奇的连续性。头三篇就可以调整顺序，组合起来看。第二篇《发廊》中的“我”是发廊妹，按文中表述的腔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发廊仔，是一位电影爱好者。第三篇《电影爱好者》的“我”是一位电影爱好者，到丽都桑拿城洗浴，听到配乐，想起一部独立电影，有一幕在附近发廊取景，拍摄镜头扫到玻璃，看到杀手从街道经过，在一家餐厅，小偷趁乱拿走杀手的背

包，出租屋内小偷按杀手的笔记本内容线索来到一间桑拿城，接下来就是虚实转换，“我”设想了电影镜头杀手如何在洗浴城动手和最终的结尾，镜头推出水面是泡澡的男人在谈论一则新闻：附近的一个房东被租客敲了头，死在家中，杀手在一家快餐店被警方抓获。第一篇《地球仪》中的“我”是一名租客，身份不明，住处附近有桑拿城、快餐店，快餐店门口有人卖发光的地球仪，“我”想：如果小时候能有一个发光的地球仪，那我的人生轨迹绝对会不一样；至于“我”的人生轨迹到底怎样，就留待你想象，或许“我”就是那个杀人犯。整部小说整体来看，还是有许多照应，第一篇开头就有《通俗小说》这本书的出现，最后一篇章结尾写牛河从幻境中归来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通俗小说》。“地球仪”“塑料袋”等物象也在各篇章中屡次出现。小说套嵌式的结构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，比如《破旅馆之梦》《梦中梦》《疯马村永恒的一天》等。《疯马村永恒的一天》这篇小说中，作者通过《神游记》《东方另类史》的记载，通过卖老鼠药的鼠王的叙述和回忆、旅游杂志的报道、老风琴手的讲述、肥皂商人的故事，通过长途车上两个中年妇女的闲聊及《南国野史》的记载，用诸多的语言材料搭建了一座幻境之城——疯马村，具有反乌托邦小说的精神气质。

仁科一再说“我这人是很认真的”，大家听了后都笑。其实他说的是真话，只是平时随性不羁的一面给了人太深印象，他的“认真”反倒像是一种玩笑。在“乐夏”的舞台上，“五条人”临时换曲，备赛候场可以呼呼大睡，准备一分多钟就可以即兴演出，还有那些“科言科语”，无一不是承包了所有人的欢乐。但这只是仁科的一个侧面。

一个乐手，写起了小说，这种不干正事也可以看成是他的“走神”。他说“生活需要一些屏气凝神的时刻，也需要一些走神”。但其实，他的每一次“走神”都很“专注”。叶三《我们唱》一书中，仁科说：“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把它当作艺术来看，它不是为了赚钱。”做音乐是这样，写小说也是如此。

（《通俗小说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版）

书市扫描



《麝过春山草自香》
作者：张晓风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本书收录了作者52篇近作。作品由日常生活生发，引经据典，娓娓道来，自成一体，广博的视野中见坚实的学养，睿智的思考中饱含深切的情感



《猫选中的人》
作者：朱婧
出版社：山东画报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三年创作的11篇短篇小说新作。这些小说讲述了亲密关系中的复杂性，讲述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身处的时代性矛盾和本质性孤独。



《春秋车战》
作者：赵长征
出版社：文汇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6月

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，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，从军事、历史、考古、文学等维度俯瞰春秋时期的战争状况，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，以及具体技术细节，还原霸业转移全过程，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。

励开刚/文